

137  
50735 420392

724

史學叢書三四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陳承祚三國志世稱實事案注尤博考可觀故氏據檢諸書亦  
廣閱見而遺文逸事出於杜二注外者尚多表就耳目所及錄  
為一卷至於案注名物訓釋文義案注備行之而不詳恭非其  
宗旨所有今亦略從所例不獲多及焉希與庶

武帝紀注河馬題稱漢書曰昭文即字文偉

據後漢書皇后紀曰獻皇帝皇后趙婕妤分曹案之中女也

此書三少帝紀曰景元元年六月故漢皇后夫人節氏有廢

父名節猶不應復以名其女陳少章謂疑及類引引須以曹

曹氏父節漢書注與案注異適宜以是為正又章節覽一百

三十七卷引漢書曰孝惠皇后名張氏本不與張父同

名後漢書曰曹氏論勢愛互未知孰是

徵拜職節注趙書曰是歲以支異博得先因此復上考切謹

後漢書劉陶傳光和五年陳耽與陶謀殺上言云云通鑑

致異曰耽時已為司徒不應再稱謀同上言王沈魏書曰太

監上書切難不云與說同吳傳公不致花史而取魏書也

魏安元年二月擊時節等

魏大新三國志致異曰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等魏康家

無見下文及蜀先主傳則此時無斬孫之事紀文有誤

夏六月通鑑東漢軍討曹草灰

魏文顯東卷五十一後漢書諸葛亮魏東漢書諸葛亮

曹魏東漢志其辭魏王宣頃歲凶旱魏內轉所換魏計魏

黃巾當圖出命夫賊以實功擬以魏石今以換為魏東漢草

細查州收魏父受平食高野并印魏行東  
四年海之來其也除曹魏等魏風至下魏魏魏魏魏魏

四

周志懷此事於董承死後此則在承死前董紀曰董承與董

異謂周志誤劉傳亦敘先主後車賈於地於五年董與此

紀及董紀合傳竊意先主本與董承等密謀謀曹操殺其

謀未決必不先肯曹操殺車賈當以先主傳為是而後曹

操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輜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滬入淮出肥

水軍合肥

魏文帝許淮賦序曰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

張舟萬艘陸子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樓船徒艦旌帆越

淮盛兵雄華武盛唐之符船艦千里殆不遇也

十七年張平之任賊

致異曰光武討賊平國人規鹿標此後未見復置張平下衍

一之字任城屬東州不當以益魏郡蓋亦衍一城字

十八年注前後三遺

據集錄載其一表曰臣功小能薄不圖已遇恩寄益土非臣

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惟恃誓心如表約歸情寫實竟

望絕省不悟陛下復詔單騎以伊周未見許臣聞事君

之過犯而勿欺發委處位封功受爵而無不現有願奉夜加

臣待軍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委其謂臣何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

宋書志志三自以諸侯城五五屬之使魏郡歸為王所所改

四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王崩于洛陽

晉五行志中漢獻帝崩安一十三年竟其葬高文昂設後

地明年魏武王葬 陸士衡傳魏武帝文獻其遺令曰吾夜

軍中持法暴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持法而面

季物以示國子曰以累汝泣下又曰吾甚好故人吾著銅

雀盡於臺臺上墮八尺絲繩繩上墮楊子之屬月朝十五

日帳向帳作仗時登銅雀臺臺西陵墓田又云徐香

可分與張夫人諸會中無所為作履履也香厚官所德

故吾著臺中香餘衣可別為一藏不能與兄弟可共分之

錄以時顯無藏金玉珍寶

宋書志二魏武以遺許制衣履四體羅華上春秋冬夏日

有不穿履時以故金環珠玉劍之飾一不得法文飾其

無所加及受賜則金環道加算數不敢開佩乃為石室藏

置諸百示院中無金銀諸物也

注訂曹魏傳曰初曹志為沛相當欲以法治太風情國風亦

輕之志俱遊魏交州太風遺使魏太守士燮燮之極極亦

出行拜謝於庭中太風謂曰便可無死罪也

御覽四百四十七引張籍名士傳芳論曰魏武安忍無親若

楊德祖之徒多見賤曹孔文舉視文林等以宿恨見欲案祖

文林者視之字後漢書魏德曹交趾為山人所逐逐死

於合浦獄不云死於曹操也疑楊德祖以何作拒則當此

曹暉博為正直忠事附見後漢書曹暉傳但云曹暉高陵人  
既獻帝都許穆為衛侯求河平亦不為曹暉所殺或疑曹  
暉之也

文帝紀五年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王顯太子曰太子  
追尊文皇帝曰王佑書令相防等臣聞為顯皇帝古之  
六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尊始漢顯皇帝出先王也  
亂政總大業然顯未有異實非宗學教示無窮之美也六  
引公侯宜有尊號所以去功崇德發顯名者也故易言聖  
坤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德以為太師公萊諸百聖  
昔以清羣品可謂其始其功德之盛莫過於太王曰前奏  
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選君侯神主與君侯不宜但依  
故舊乘朝車也禮有尊君之義為可敬諸王比更讓而上祭  
酒醑飲等讓案春秋之義五等讓庚子森為稱公為王者之  
後宋公同讓乃臣子安樂其君又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  
特選君侯選海大區萬生武王各有四方扶功德之號其  
太王今追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祭上或或為太王於  
是漢帝追尊為太王

伏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獲六重及馬父老百姓于邑華  
金巨錄曰以魏大獲破致之乃八月辛未魏志談  
乃為墮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降注載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廟  
文廟

某古錄漢獻帝紀景熹元年十月乙卯皇帝即位魏王稱天

三國志補注

子又魏志景熹十一月帝上尊先亡舊物轉命是月丙午  
漢帝使張節奉璽改元十一月丙寅神人見自關西春復游  
錫山陽公而世碑云十月辛未受命曰改 家之為節不同  
今碑并似之注魏志關西漢書云 帝西宮宮屋位宗諸葛  
羊恭惠所以十月乙卯景熹魏使張節奉璽授而魏王  
讓反三四而授受也又探作中對與奉明太中合許芝今  
月十七日己未可始始授又魏的書令張節奉璽曰魏下太  
史碑元祚今月二十九日可登璽受命自十七日己未至  
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改號 紀情甚而與此碑為  
是也漢紀乙卯魏石表其初命而賜其璽讓往反未失其  
實改魏志十一月癸卯魏稱命者當是十月 字誤丙午  
帝稱奉璽授善讓往反容有之也惟庚午升階以為誤  
於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為十一月此月也 御覽  
卷十一引魏志五行志曰景熹元年大五兩五十餘日魏有  
天下乃晉魏為受降之應也

前朝元年

魏文類聚卷十七引魏傳景熹初頃曰天子乃登臨樂鼓羽發  
佩玉璽鑰鑰鳴拜上皇佛受位非休祥神氣於是焉  
皇初之上元寶璽冕之朝謂皆又建景熹璽或疑景熹時對  
初亦地作皇初

太武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  
大命集中魏語曰景熹得還受中律命其妻中山公如婦

三國志補注

之宗乘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漢司奏盧正朔使一皆者  
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禮禮乘  
自如漢典又為武國宣明帝置守冢者三百家

曰能書曰以夏曆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

宋禮志一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版之精臨周  
之冕者則舞此中人其學代之其事為後制也世傳曰  
夏數得得天脈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官位度夏故事若殊  
微或復多相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俗之數每四  
時之季月照黃十八日臘以丹其用白其飾飾牲白膏赤但  
節飾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亦應所  
服一如周禮尚禮尚令極簡乃泰極三正因復之義國家承漢  
氏人正之後為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後漢十三年正  
別猶殺不得獨改今於於京統宜於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  
告朔餼牲否皆不改非所以斷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  
春其餘宜如漢承唐但臘日用丹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子東郊

南齊書禮志上魏文帝詔曰魏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  
方朝禮事請曰天子冕而執纛主牟並漢朝曰於東郊以此  
言之是諸家朝天子祀方明因事朝日也漢改周禮夏外無  
四郊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以夕常於殿下  
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案因春分之禮相漢日拜之儀又無  
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禮即亦朝行行禮之處也宜常

以春分正禮之原拜日於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禮祀  
監降禮請禮志一了正禮論六議事朝日以春分夕月  
以秋分案周禮何日無常日也云云二分故遂施行秋分  
之夕月多東昇而西向拜之有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  
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道于春之引禮記云春日子東祭  
月十月以漸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于上世西向拜月雖  
如實亦對日在天而祭之手坎不後春其月也案文帝此  
詔案則春分之禮不用日月又拜于正殿亦有東郊非此年  
所下詔書也今以其皆拜日之禮故附此

注臣松之以為時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時此年正月郊  
祀有月無日也冬轉日朝有日無月蓋天之數也東明帝朝日  
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禮當從者也

魏儀志給禮記事漢曰表比疑此乙亥朝日上當有一月字  
也然以此疑之文黃初元年十一月有於西十二月有戊  
戌獻帝傳述魏人之編許芝擇以十月十七日己亥上以  
二十九日辛未登壇受禪劉劭黃初二年正月丁卯申朝

校對前後與史合是乙亥為正月四日事二月也史以四  
分推推之自黃初元年庚子入己卯至辛丑二年算列日  
餘數之得大餘五小餘八十一月十二日甲申冬至遂推至  
春分為二月十五日乙卯辛乙亥也若古志編黃初建月  
朝日受禪二分之義隋志亦云禮文正月朝日前史以為非  
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朔於八月夕月始合於古是文帝

雖自去明春去之品其質未極極行其美於日實以正月至  
或即乃其 分後其政制不可強同後氏亦及漢代禮制  
清史自漢文氏已拘器大傳云云者帝土以正行禮制日  
東官錄曰舊某年某月十日明光於上下動地於四方  
於此時一人某政行逆日東刻又光知禮制之制也  
於此氏之義加甚不可得詳矣

錢謙曰說在漢書云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十七史商榷曰長安人小為細書特因太祖故忠節自及  
皆非然也真為細書曰鄧洛一處耳曰建安九年即始自  
陽進天子還都許至九年魏袁氏後又還都鄧平  
書漢書曰二十五年又書至鄧其下即書曰鄧平治陽  
高貴而其在漢書極之末年又自鄧遷洛矣

其以漢曰孔氏為宗聖也曰戶奉孔子祀

地雖曰曰魯孔子廟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成也

曰曰以孔子廟碑攷之乃黃初元年當以碑為正

曰曰曰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清故有  
教魏王受碑位漢魏元年十一月既以四年許事改是

康為黃初而碑新故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縣數以改的秋

翠於千無文既乃相照應諸昭顯上世則謂三公云云原

碑之始哉且其於碑有既乃之文則不誤在明年二月史本

必誤

必誤

必誤

史學叢書二集

三國志補注續

史學叢書二集 三國志補注續

洛陽宮室權郡皆宮殿積小元日于城南立禮殿青雘以爲門設樂變會後進信備作漢舊事

帝自許昌所起

文節詞林建德文帝代吳曰昔軒轅不爲練鹿之師則靈左之氣不滅內之不興丹水之陳則南蠻之難不亡漢武不行呂嘉之罪則風播之表不附光武不加器志之義則隆勳之氣不消故曰威不滅非兵不足稱權小使悉計竹暴故竟武壇內人自去故顯慶城武步征南達開丁茂不復自加無名年停將者蓋路先酒日至大司馬及征東諸酋卷甲長驅不進則自東爲之肥新軍行天北乘雲而進賊連退須迫行反有轉不爲整靈最勝之酒將有彭慶南口之變必自魚鱗不而血乃宜慎終務始靜以開樂此詞又帝集不許四令春正月以品以云

文帝集諸親視此爲許今錄於後語曰史流以帝反於城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言曰橫殺諸斯之足征步古休親之子漢氏二種下品使不得相續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汝亡之孤則鋒刃之聲當相親愛若老長幼自今以後所有如惡者皆不得相親

六月大和伊洛諸流散人民咸感之

晉五行志丁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和秦伊洛諸至津陽城門深數千家散人初帝即位自朝遷洛營造宮殿而于起定新太四神子爵在新行於建始殿於新太人賜號曰回

不獲還野又郊神祇未有定儀此謂漢舊儀之可也五年夏四月吉太廟內左旋設試之法

送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十講時爲學者曰太學

爲門人謂二試三試 經書律弟子不達一經者遣弟子滿

二歲試通一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書題項後是試試通

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試通三經者補博士掌故太子

舍人不解者隨後輩復試通亦爲太子舍人公人滿二歲

試通門徒者皆以爲新第中允通者隨後輩復試通亦

爲博士郎中滿二歲試通五經者皆爲郎中皆用不編置

隨後輩復試通亦爲郎中皆用不編置

其故設非試一試試通之試試通之試試通之試試通之

所以試考人也夫天道不測試之之之何也一國有大

於可助一而諸軍下諸軍自以出山川自物而已上遺云

願快之之試試通之試試通之試試通之試試通之

無事才陳陳漢文除試通所上之試試通之試試通之

火即作足證

一與考人心

水爲發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渠之也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神宗以神宗... 神宗... 神宗...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壬子年...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寶明於開...

許崇嘯曰志氣既陵欲誘遂數其相之違張杵抵以難與太守  
不請與任有原野衣遂與明帝通

中國之心請於分將首仇楊遂馬外機故胸占曰噫予孟子  
段此者劉封其法見下以傷先帝曰之望惟勢水飲存  
人下平步之立望慮其名板兼老以地李成亦與者口自  
取孔明受遺詔應得拜與王香帶小信之違運曹魏意  
以問表請馬野於文帝御軍司馬也王以傷不可許帝曰香  
為天子主漢不先負人當使失對知台心乃多與之惡其所  
求 乃當帝紀建建侯國劉淵圖中國野相者最惡其  
反漢又定其內忠遂與魏國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  
遣郭懷以遺書與野其謀遂聞其某前忠將樂氏帝惡  
之遂於懷去而之曰野中書求到領王身國家國家委將軍  
以心腹之任任將軍曰險難之事可備心自白曰野人忠信  
與不切為於將軍將為元液相破等苦無路耳感之所心非  
小事也亮既輕之而合當亮此亮見和耳遂得者大喜稱謝  
不決

三下春正月呂主政破魏城傳其首

晉書武帝紀帝三年進討諸胡一遂與一版交備官爵望而  
故帝帝曰遂既傳其其相殺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假決之  
乃治道行八月到其城下吳蜀各處其將向西城安橋水  
圍寨以收遂帝分諸將圍之即遂也亮其曰帝上治八百  
車夫去一千二百車回其車車夫上天了比相友惠一月

則也問其數已阿濟軍定解而首所在漢敵曰馬公必不自  
來諸將來言無應矣及兵到遂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後  
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賜成一向到水邊上城與馬公相  
自問而馬公被其擁山進城下八道成之旬有二日遂場能  
野將全統等開門出降於是遂首領解縛萬餘人  
年六月戊申帝在昭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史氏曰高皇  
后

通典明帝本紀二年六月司馬融等請以為國武皇帝太  
王季文王約為王及時周天子以王為敬追尊節同故謂  
不以卑臨尊也魏以皇帝為敬今追尊皇高祖中當時大長  
秋特建君為王乃以卑臨尊也故漢祖對其父為太皇自是  
以後諸皇帝皆稱其父為皇也大長秋特建君官也漢  
高皇帝王官以全限中可謂大將軍也秦大佐中官為  
奉印綬制節以大夫牛副從之又謂曰益聞尊尊廟考所  
以成湯文武實始而周克其王果由許王之義追尊禮為自  
我禮聖之承天序既發跡於高皇高皇之父處上君粉神幽  
遠號稱國祀非所以崇孝順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議  
侍中劉爽議周王所以後穆為祖者以其唐之諸侯皆立有  
大功者有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相追尊之義本顯其父上  
世開室剛大號發跡自高皇而始下論漢氏相追尊之而不  
及其祖私曰巧追尊之其言亦尚守而已何中與會員為  
元第一也善也私之切也五以與文論以以國於佛定君

釋教以茲三正又福法曰行善舉人曰元厚仁貴德曰元盛  
士君宜追加說曰元盛太傅續纂云案禮小記曰親親以  
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有殺而親身矣乃唐堯之所以  
敬祖子九厥也其禮上殺於五非不孝於祖也下殺於五  
亦不慈愛於其孫也考殺於五非不孝於祖也下殺於五  
屬以禮殺之也士君其數在六於屬已盡其兩當處其主當  
澤令若追崇帝王之德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  
帝楊威沐雨勤勞天下焉非功也惟以人情蒼天聖土不獲  
此謹志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令諸博士以禮備之其美可從  
部儀之

注此則禮初博立禮廟祀四室而已

隋書儀志二禮初高堂禮爲仰學禮立禮廟四太廟武帝猶  
在國禮之內乃虛置太廟及二廟以待後代禮此廟足時廟  
制出高堂禮所定也禮廟西之說本禮經禮命徵而禮注禮  
用之

五牛春正月帝講於籍田

御覽五百三十七卷引禮記籍田宮賦曰太和六年春上既  
聖唐帝爲開基時魏帝廟號高祖也然陳志德也進于太和五  
年而六年不書豈略之邪抑禮會六年爲五年之誤耶又晉  
書禮志稱禮之三桓亦皆禮精惟陳志則武帝朝帝有耕藉  
事文帝無疑亦史略也

秋七月乙酉皇子般生大赦

執文類聚卷四十五引魏書卷之五  
隋書卷之五引魏書卷之五  
六十七日

通典卷之五引魏書卷之五  
四日魏書卷之五引魏書卷之五  
時於廿五日時禮之中午十一月廿七日禮禮不世時故  
決其禮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帝崩二十六日葬其於臨即  
古四時之祭皆禮行事今當計始於臘日數如此禮類到禮  
月乃禮禮皆等以爲皇清廟二十七日之後乃行禮於主廟  
又奏加祭多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嚴  
祭以表感百物靈街備且爲嚴祭者天子是心於事親故  
敬於四時比時其物不可以不備無緣緣祭其親親不助  
、數其親天謂以名門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爲  
毀廟之士皆祭則殺者大毀廟祭於太廟而云廟獨在其前  
所不合官礼事之身近而君神臣以會子而惟於子大禮考  
主皆從而不再歸知神不合食臣臣以爲神時於祭學主降  
合與始則神可知也論語孔子曰歸自既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所以特諸君以神大祭故欲觀其禮觀也禮於大祭  
獨禮禮財給亦可知也  
夏四月甲子初進新粟下禮

通典高堂禮云案約與天子者凡月有祭事其五月則四時  
文祭也三牲禮後則物是禮其神月月月皆屬新之祭也入

夫以上將之以其成加以尤而已不備三弊也士以歷歷人則唯其時官無可也既自秦漢時曰五刑而禁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條其祭則其禮也夫亦則前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蒸祭非則及四月而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而禮仲夏之月天子乃背無成禮之禮也則仲夏月且無祭之禮也齊宣元年春正月甲申齊世冠祭之禮也仲夏二月丁酉至辛

晉五行志下玉寶曰自明帝終魏世清聖黃龍見者皆其主驗與之應也風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者位貴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其國運內相祖伐也故高貴卿公卒職于其家對而故龍黃龍而用其中運度將有凶殺之禍也魏世龍不見在并此處上格過制之應高貴卿公其龍龍詩即此句也 梁之禮報卷九十八引劉勰論

夏五月壬申起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下太極廟殿  
通典禮部堂議曰案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時尊卑之敘以爲位大功位配于先王惟生時侍葬是繼大夫以下皆升堂以下則位于庭其餘則與君同坐至於俎豆則若唯君備公降于其鄉大夫降于公士降于大夫使功臣配食于丞祭所以昭孝也明其始以制節也禮者欲從從從祭之于春此其世制也禮以八人之尊也呂取禮者入

Handwritten note in the left margin.

使配食者因君之年以貴賤爲位合事宜屬之曰易則書上不登于明堂其用禘之禮君有典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禮位在堂之頭者也下爲其聖三公配立之位耳然則配禮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

元君禮大夫三獻太祝合進三爵于配食者可也  
軍計賦帝傳曰建孫杜氏鄉承康廟立爲山陽公  
通典禮部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承康廟許依使君其後康系服舊情漢氏承繼改六冕之制玄冠綠衣一服而已有喪則之制則禮古服以從禮易故論王義遠使君拜嗣子爲王兩更冠履以承嗣命事也然後反與康康之前典則老周禮之禮家則合常制王義遠尊者

禮亦才制建康故爲之去服康三年喪在服之帶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後承服若以前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樂尚書康王受命命古服而受之享樂又以吉服出廟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祭後王釋髮反喪服故臣以義清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禮三年之喪而當受父兄之喪除服卒事

禮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他者出反喪服  
即禮而哭飯合于禮又合人稱禮從之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水洩澗水注曰魏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世也殿之殿廣故城門爲開國門  
景初五年春正月乙未山莊縣晉黃龍見于石村縣以爲祥

得地赦宜以應丑之月為江三月定議改年為孟夏四月服色  
尚黃纁用白戎事纁黑用白為越天赤之祈朝會建大白之

宋禮志一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蓋多異同故特疑  
不決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為宜或  
以不改為是意取駁異于今未決擬在東宮時問之遂常以  
為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為漢王法正明各從色不同故雖自  
五帝三子以下或父子相繼而變質德或納大難受終文祖  
或尋干戈從天行殊雖遭運異時步舉不同然未有不改正  
朔用異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  
改為是耶於是公卿以下博謀侍中高堂隆讀曰案自古有  
文章以來帝王之興受命之異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  
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  
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  
曰剝輪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書曰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堯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為  
正屬玉以赤纁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屬土以白帶尚書傳  
曰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鬼國時改堯正  
詩曰一之日曷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栢傳曰一之日周  
二月二之日禮正月三之日夏正月其禮度穴曰如有權周  
而王者雖有可知以前檢後文實與四日度相改三而復  
者正色也二而復者之質以新檢後詩中故高辛夏曰氏

漢書以十三月為正少異有風氣數詩以十二月為正焉  
有虞舜周皆以十一月為正後漢百世皆以漢代三頭復也  
禮大傳曰聖人尚而節治天下必正度量文章改正朔易  
服色殊徽號以應運是曰與時受命天啓大變足以雷雨以  
顯精去度而正夏也是以舜禹湯受命各何何受命改正  
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白以  
十二月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為正法物之  
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正其本則禮樂致雲雨四時和五  
稌成歲應期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隕之傳曰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歸德於天  
地之理故必移居處夏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  
之貴質文而改竊則相承風風德始正則改周天命雖月  
典備所記不遺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夫詩司馬遷漢  
書載射書雜尚書禮記中書傳詩乃命博士齊  
魯鄭中書中書李岐以為宜改侍中穆棻駁駁當侍王  
向書禮禮衛太子舍人黃欽以為不宜改黃欽五年山莊  
言黃欽見帝乃詔三公曰昔在所味端天而王始轉木德  
聖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實稱元為統者既膺受命保祚之  
斯亦垂垂遠矣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陶唐  
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國以共祖尚性昭顯所受之運為  
州天人上殺之符無不華焉則度更定禮樂足厚后班班信  
使之慶炳可述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不變改以彰異

代易疑其不敬漢文皇帝禮作之初原事草創禮儀漢正不  
革其統樂在東宮及諸在位每覽青箱之林總公卿之議夫  
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原志曰天  
地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帝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  
在寅物成而黑但合生氣以成歲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  
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曰天地與人  
所以相通也仲尼曰大聖之才開通變時節章文武制作春  
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  
三正迭相爲首天聖地靈蓋以論三正則其明著皆使近在  
殷周而已乎庶以躬身繼承統緒既不能絕上聖之遺風希  
朱帝之休德又使王報之德者不保帝典之問者未補登春  
之禮不著亦豈可已乎今推三統之大德得地統當以建丑  
之月爲正致之蘇軾蘇軾著彰史改書說五年春三月動量初  
元午夏四月服色尚黃儀用白或半朱黑者之白馬建  
大赤之旗纓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朔與與不同  
至於郊祀運氣助祀黍香遊行蒐田分至敬用庚寅時令中  
氣歲早報稅民事諸若此表皆以正氣身建爲此麻數之  
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極極而盡也今建其義庶可以  
顯祖宗大德之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靈王公皇后百辟卿  
士增廣厥職帥意嘉章以承天休司徒布帛咸使聞知稱厥  
意焉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往用夕以建丑之月爲  
正者其往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往用辟此爲禮也各

從其正不隲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隲於用玄則祭地不得  
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往得無不宜異耶更漢於是議者各  
有引據無遺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諸儒記用辟  
陰用變而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則天之黃不爲通  
也天地至尊用杜當同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  
今宗室皇帝天宮皇后地天地都明堂宗廟皆宜同其制祭  
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辟社稷山川之屬用玄  
此則尊卑方色陰陽兼備矣  
有司奏武皇帝樂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  
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威靈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  
章武之舞

宋書樂志一明帝太祖當作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  
庸尚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宮門以下至  
于周大武皆太祖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  
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聖帝樂未稱其宗定廟樂及  
舞舞著所統耀光之制虞夏之詩務合評備樂官自如故禮  
太樂太樂舊稱名後漢依禮以太下樂官手是以復舊子是  
公卿奏曰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益  
也皆神武之始又王述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威靈之  
舞威靈也然與也皆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與也至於聖  
臣德德高功建宅廟之稱而和舞樂舞非所以明德紀功  
長所以明德河以象事於文文武武武聖樂所以

李固也... 三宜有德名司名大... 二則之廟萬世不毀其於國廟規處遠致如周后稷文武廟... 之制

附錄儀志一 儀相高堂... 儀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九月...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用宮殿之象也... 天子宮殿無人...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禮王廟更立五世六世...

無疑蓋魏晉傳授受廢舊禮節也況者每其所立  
從違傳計制備臨臣長杜漢晉得長梁太皆大取之節應  
或傳建安十三志節節切人史時所分置

注河東志云

尋字文美見物費二百四十九引魏志

承高祖

陳思王承高祖頭曰在帝餘承高祖長十二丈六十圍上  
聖體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柱身身長一丈自負兩子  
自負于芳林園甘露乃降

祭初一年

晉書禮志上景初二年大漢六宗之神廟士紛紜各有所執  
惟散歸常侍劉劭以為高祖物負陰而地神神氣以高和六宗  
者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志示者也東晉書禮之六宗廟禮謂  
之六宗是時致論異同而從其議奏禮志比條上文云王莽  
以易六子立六宗制魏明帝以問王康亦以為易六子故不  
降禮此是魏初主六子之說後改用劉劭議節禮志與周禮  
大宗伯 禮皆謂魏明帝命王康議六宗書取家語六宗為  
說祭法引禮記禮志而高祖志謂其取易六子以充室者  
妙禮儀引家語論云魏明帝問于王康六宗竟後對曰伏羲  
承和為大震為雷為風長為山父為高祖均六子也  
與今所引家語論不同知禮儀儀禮亦引此文又不自疑  
說而自疑者乃王世昌之也其王康小王家說或特因明

晉以六子而始其意以對其但并禮之章不謂用禮是  
文

景初二年秋八月丙辰可馬宜王國公孫濟于景平大威之節  
洲首于京師東臨平

晉五行志上魏書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津化為雉不鳴  
不將于曹曰是歲夏帝平連東百姓始有與雉之舉此其象  
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受不鳴不將又天章也

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璽至河內

晉五行志中景初初曹璽曰阿公阿公璽為車不重阿公東  
渡河阿公乘璽曹奈何及宣帝璽東歸至白馬璽璽長安  
會帝疾為益召之乃乘璽車東渡河終知璽璽之言

帝崩于東橋收

晉五行志中景初末竟當芳林園地已將再至輒有大雀  
帝器之其年明帝崩 又五行志下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  
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桓阿日三處俱時震又殿西城上  
候風水聲為時勞役大起帝崩後 魏書景初中明帝崩  
於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尚書劾曰當以明帝崩告因禮服  
文於高祖孫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神尊孫其謂國家也  
葛洪論玄說晉云天子諸侯皆尊以上皆稱皆品又功業  
漢書禮志在禮儀者以為皇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  
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禮而後是祭宜依禮率  
者上祀之制生時喪服可斷斷于至於制喪期不加禮孔子



曰贊之以幣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令服也天子不為  
服器亦所以令服之上也漢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  
衣也言服以正服不以整衣也的書又勸行衣冠蓋臣故當  
在帳中常與衛冕王爵曰常不常整而度正月上踐神座  
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都之數饋人之兵若欲先帝魂  
靈聞知時終與以口禮有規而不可去事亡知存存今無壞  
術之禁同合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內拜詔入帳應乃除  
服

詩年三十六補注引燈音云云

案按注不誤明帝實生于建安十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年十  
五次年改元延康又改元黃初黃初凡七年末初六年青龍  
四年以初三年年怡三十五周方叔謂於建安十年生則可  
三十六若誤分延康元年黃初元年為二年也補其遺願志  
謂十年生不得若十五封或德此說則是十五當改十六  
齊王紀十月朔曰魏國廟樂所以正月集齊天下臣子永惟  
忌日之哀其反用夏正釋堂生帝建三統之義樂亦禮制所由  
變改也又夏正于數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  
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宋禮志一册初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書  
盧毓奏曰昭明皇帝以今年正月日集離萬國離忌日不舉甲  
乙之謂也烈祖昭明皇帝建丑之月庚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  
日有建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群臣鼓威榮不合於

魏博士漢詳禮正日且受朝賀者臣未敢改正日乃大宴會  
作樂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遂修其則元吉建寅於  
制為俱大將京屬則議宜過正一日乃領賀大會明令天  
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尚書有五日之制何奈何烈  
祖昭明以正日庚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正日心實哀哉不  
可以此日朝賀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臨高禮  
正月建寅先帝建三統之義禮亦子孫哀樂永懷又夏正朝  
得天數貴其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正始元年補注引魏略曰正始元年商風大起云云案此正始  
九年事誠文類聚及御覽引魏略作元年者是傳寫之誤此  
誤本

二年春一月

魏書禮志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隔年五年  
上文二年之實正月號二十五臨萬大母太后常孔太后上  
遺詔等以為禮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禮於歌詠常  
侍王處博士樂舞等以為禮在拜月至此年三月宜禮於祭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宋禮志一魏天子以一加其說曰土禮三加加有成也臣於  
天子禮儀無加敬之大首將以設非昭民等極禮禮皆得復  
與土同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制三十而立況上二之生  
未及去學便有禮及無所助能求禮實也禮氏太子再加皇  
子公世子乃三加禮儀以爲一加再加非禮也

魏以來不復在廟

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

宋禮志一 案魏氏故事王褒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賀天子加以銀注諸侯加以大璋璋聘后王褒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

六年春二月丁卯所安魏地襄

晉五行志下 堯時禹爽專政墨太后于承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遷年地 漢是其禮也

高貴鄉公紀正元二年三月

宋禮志一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佳而不納備文王時爲大將軍大權史官不職之負史官答曰合朔之時或前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當使光耀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即日於月上遮明之陰不使陽輝交無發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晉陽邪社日無則提祭是亦隨代史官不能審他也百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掩至其時中書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以有備之制無故食之漢古來黃帝顛頭夏歷周書六府皆猶推日之法但有欲諫諍者而已黃主之條由來無術可謀非司事之罪乃止

晉書元年博士庚峻

晉書庚峻字山陽廣川華陰人也少好學有才思屬詞功曹舉司孫州府從事太常卿庚峻大命之舉爲博士時理非

老而經史頗博春遠區區乃清心讀書自爲贊公辛太學尚書子峻峻引引說發晉書自中書錄事對晉書

陳萬王紀大赦改年

文和河林嶺魏文帝改元大赦詔曰萬三祖神武皇帝聖大聖明六王宗偏肆行非度禍亂迭承太后湛惟社稷之上無納幸輔之謀用特敬位集大命予一人以時時之身託于王公之上以食飽豐饒不能制守祖宗之大訓族中與之家業雖強說即子谷今舉公卿士職職之輔四方征鎮以力之使皆積德累功求勳帝室庶幾先親父有德之臣左右

小子用保又皇家神駭駭而化甚聞人君之道必學

律天地測深地測幽先之以學學子之以好學然則教化行

下上光風聽于下朕雖不德昧于大道恩與宇內共珍誠路

書不云乎安人則惠舉人懷之其大教政生誠求與服誥後

宮用度及權術方御府百工技巧靡無益之物

咸熙元年辛未詔曰朕林邊使卿向敷交朕太守頌送其民被

以爲兵

到書陶瑀傳瑀時交阻太守孫滿官孫爲百姓所患與孫瑀孫滿相調孔雀子瑀孫孫孫孫向孫孫字形相近未知孰是子謂臣民爲兵則強國傳聞之流想文志

齊云齊城城交州月凡州人欲回內情情同

齊命本皇與孫下內情

一、德厚天功宜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妙好

或可直合口舌地好故人傳善即宜以此有地好之證也

曰後世承相在史大夫等皆與後世其故內宮亦得道

夫人得信以下五等御覽卷三十一引之空與見表社說武

不備有地三國方取危言又據德合謂內宮當時頗有

順德皆未知宮制度者也

武宣王皇后傳述略曰村儲儲賦費遺太子德美

敬又難聚卷十六載德王隨贊述太子版 白衣一首

五月七日

德美皇后 德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親著

時太子神驗宜存古禮高堂禮亦宜存 是傳不詳

文昭皇后傳述曰時明德帝服喪服夜白微能信

通典梁太和六年 四月明德帝崩 明德皇后崩

夫人之喪太常輿葬太子等因葬生時明德皇后

供事亡則無非制儀 二代異時可 明德皇后崩

德美則其禮齊等喪喪後代夫人也 明德皇后崩

位如神皇 帝聖不私定對 明德皇后崩

版云何 明德皇后崩 明德皇后崩

禮百官素服安帝繼和帝後即太后母也如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明德皇后傳述曰死後加說

晉王女平王字傳璣開晉朝滅了長孫對或欲王世而若魏

或欲附晉乎以為魏與正義皆不應及皇帝時因本國之

名曰魏天下之魏而西代魏則耳其曰魏者言曰先也

夫稱王則帝稱皇帝地稱王則行稱王以此而論則同

其意之入魏而無之晉乃不特魏河漢曰晉乃不特魏

魏以自足是以春秋公二年經曰一月庚戌天子使齊

桓公不討周王齊桓公曰魏乎何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

子若圍魏桓公以魏乎天下也襄公五年經曰劉豆連王

后下齊不云連周王后姜氏齊所以甲乎何國之人人也士

乎何國桓公大夫姜氏于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

所以齊乎天下石也由此言之齊桓公與魏桓公何待了

魏乎對稱也何待以魏乎何待以魏乎何待以魏乎何待

為天章之有同於社古何國之君也其欲其子也此以天

章之後同於社古之天下也其欲其子也此以天章之後

則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

典器因之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

身而後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

其本然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

其在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

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

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

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重也其所以

並受傳注蓋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卓上言云云

種漢書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卓不肯就上言所陳漢中氣

從及恭慎則神詔曰中平不更更賜計紀天子自冰手後

得卓後不得行荒則收神詔詔不能禁止及昭顯皮則躬

親親上其言誠是此言亦誠也又言其徵卓為少府

及拜少府卓同在中平此則少府矣一守亦小有奏也

其言何稱也其言何稱也其言何稱也其言何稱也其

得光武皇帝紀中平六年可錄校尉卓紀粉兵收典司轉校

尉校尉何南尹許都及諸國人無少長皆命之衣賜賜同此

云司錄校尉許都校尉許都校尉許都校尉許都校尉許

都校尉許都校尉許都校尉許都校尉許都校尉許都校

卓從使金吾胡毋班博作大詔胡毋班博作大詔胡毋班

卓王臣殺之任博承使漢書曰班與口書其使與大何司公人

又細缺少許餘缺俱受命

也從使異曰班與口書其使與大何司公人

至臣各親而殺之三年八月是馬日輝及班女皇德天下

紀述馬皇德亦在一年八月是馬日輝及班女皇德天下

愛語又云卓從使異曰班與口書其使與大何司公人

其日輝為太傅在董卓亦校諸國為人皆不仁也本明賢

年如本紀中平元年有大叔王充太使袁家二年有太使

其言何稱也其言何稱也其言何稱也其言何稱也其

其言何稱也其言何稱也其言何稱也其言何稱也其

夜抄家私

貞祐傳注傳旨檢劄商欽說曰斷發石也

左傳莊五年正義引遂以磨為發石一曰磨石引地為兵法

作磨石之事以磨之說文亦云地大木磨石其上磨其機以

並所與實同也

劉表傳注皇度文章志曰國不發兵時年十七藝文治四書

鼓又類聚卷九十九引符驗史實傳曰國不發兵於敵以為

漢郡不親時有白雀瑞禽林業已作頌想氣華直令復作長

奇異之異此即文論四書之一也

公孫度傳注齊陽秋曰敏子進求敬出家

魏晉書李暹伯傳敏子名信補注引王應麟書以宣伯為敏

敏子非也乃敏孫耳王應麟書蓋出傳寫之混

臨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魏三世凡五十年兩滅

史通雜說上引唐書魏略謂曰當晉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

于墓面上極是為瑞障遼東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定

刑禍豈不設備備之善地以取族滅始天忌也

魏晉傳與別部可馬雅修將軍擊汝中太守孫固

華陽志志以風林固為漢中太守魯道其軍朱修及四城因

人陳道其策使學兵法固以城門下據攸固守并擊寇之術

固不能用論斷正投南郡趙為將俱退賊固是為求寇

寇處處求寇固又今給下憤賊賊得給下憂得殺固高祖資

仕歸重入朝亦取其重百餘人及修城死於事亦有漢中

不如依社津社建廟

華陽志教魯事有巴夷社津社胡敬約三人此有社津與

彼異武帝紀尚備傳亦作社津廟云乃筆誤耳

魯志謂家出太師望丹魯城南用傳特以魯禮計關中

北降歸魏武特以大事宜稱社不然西結盟偏以歸之魯特

然曰友為魯公伴社不為魯魯上客魯魯社魏武魯拜魯

城南用社封墓下矣

夏孫烈魯廟社威官至空州刺史

陳思王集曰鄉人有夏孫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為人

與之昵好

齊休時封聖朝萬為列侯

御覽三百八十六引齊聖朝傳曰聖之通聖字德恩力學千

鈞明帝覽之疑止聖何當與聖略衣物有新獲人御取

而出之委統注引之以當歸奉讓其任之其本朝實人作下

曹爽傳於是收與曹氏孫孫魏魏魏魏曹氏內伏謀爽二族

曹五行志中魏明帝太和帝中曹魏魏魏於子其曰其介

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氏兒孫曹氏連廢

其孫去曹注魏略曰自自從其後曹氏連廢

五文類聚卷五十八中曹注魏未魏曰曹氏太胡兒為魏

陽人遂不為曹氏曹氏影相似矣詳其是

三國志補注

三

三

三

三

魏氏表

田疇傳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

十七史商榷曰陶潛擬古詩云結家風散處當往至無終

有田了春助養其土堆春字之下注云一作春字所據者宋

紹興壬子冬楊川無幾刻本據此則知或作子泰或作子春

宋人已不能定然畢竟以春為正也

陳原傳原因以政付之

蘇文淵家卷八十三引陳原別傳劉正作劉學云學既去以

其手所杖朝金三條以類原受金辭始謂謂度曰將原平日

攻學無錫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錫耳今學已去而尚稱

附其家以情推之其令其錫必欲甚矣度從之即出學家

原以金還之原與錫又在別傳

後得歸太師為司空

御覽卷二百九引陳古別傳曰原字根短魏武帝皇帝初

為司空原為西博漢上選主門中原辭直主不願

上選諸左右甚甚數此人與其辭遠之謂其尚與原終不

願此人誠高士也人謂曰君宜謝公空君一日聽不願

原物然曰大何謝哉夫垢遠者謂其似耳台人臣也公人君

也君無臣卑視遠何遠且况子反命曰實不願矣吾何謝哉

人以語上上曰快子斯言也夫實其名而後後

晉書傳與原舉故同歸原相友

伊說曰晉書載武嗣中丞見地有片金皆揮與與以石

不與華表而擲去之又嘗問原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直讓  
如故原曰吾自宜爾原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司徒孫欽薦

世說卷一注引魏略曰家少於許常笑陳仲子魚有任曰

意及飲為河徒上羨軍宜宜爾之美曰子魚木成竹若也故

榮之耳

注傳子曰室之歸也海中過暴風船毀及惟遠東船自若

海豐卷六十引魏略曰子傳曰嘗嘗祖地邊東風船人

危懼皆叩頭悔過原思惟善為念常如神不冠而已向天叩

頭風亦稱

太僕陶即一承益衛射孟獲傳中孫吳中書侍軍王基薦

尉文瓚原卷二十七人微相範稱其益衣曰臣聞股湯伊

尹於歐緝之中周文通呂尚於渭水之濱見未嘗嘗原

稱善行少約合州閣之名益故人尉等飲還配停海陸

遠乘於瓚爾之中履保清之新萬行足以風俗清風足以儲

世以華食氣飲過於願子願原衣輪於原惠臣聞唐裴

許由虞舜妻父夏商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履祖高四始

之名原命於附俗之野史無敢述以為天設陛下結五帝之

鴻烈助三王之雄賦原期受命允昭自代仍有優榮之禮於

大大智聖體以上類之但樂以安事之稱斯之為美當在保

與流之無解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為既加其人不受其稱可

原之以步禮明之殊隆矣

題注歷命既宅自讓一介外生無家室之用

紀和子逸民爲魏武帝乃心欲用平孔明孔明自陳不果出  
身武帝謝遣之曰吾不使高貴之士辱于汝君之朝也

引魏太守何植等注引文士傳云云

新文類聚卷五十六引文士傳曰何植子九齡齊隆元年天  
子特詔曰揚州刺史何植有文章才謀條件許都賦版封上  
不得令人見植逃地賦表上御覽三百八十五引何植傳稱  
曰植廬江潛人父他字文身有萬才早卒嗣在學而弘生題  
植題雖依易氏編載乃進行覆哀泣合禮題邑編十卷載  
賦志博覽研精羣書名馳世西

晉書傳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郡受學

新文類聚卷二十七引裴珍述初版曰珍性頑口訥至二十  
九相國書傳聞北海有郡徵召者皆世名儒遂往造焉遂由  
齊繼而作述初版曰有郡氏之高祖嘗將往平餘賊余余矣  
子蘭地振余謀下濟風望高密以亟征反衝門而造止觀也  
夏之夜置聽大檢之篇記

何遜傳坊領六條

補三國蜀志曰晉起居注云咸寧三年以齊東詔魏爲長  
與郡領四不其長廣昌縣屬地地理志亦同惟無昌陽而  
可證傳云領六縣有長廣阜平東中昌陽其 際當即不且  
也也魏末或或位至晉咸寧三年復置

魏志傳漢者百餘人典國書多得以吳蜀未平日錄

三國志補注版

博物志曰肉胡明王之制胡胡每論之至漢文帝嘗大會公

女之言而廢之遂固著論曰復述漢末魏初魏紀又論宜由  
古以孔略云不可復魏武帝魏漢 漢書卷六十月十日  
中之魏紀王制不同遠居夏侯李勝曹若下議魏私諸各  
有彼此多云時未可復故遂廢焉蓋曹氏肉胡 魏紀又新  
整夏侯李勝下議論廢魏胡胡狀又載魏何奔肉胡胡  
疑亦足時節議者也 又案魏議復肉胡凡三次惟魏傳所  
載接明此云議者自餘人與胡同者多則最後一次明帝出  
事也至夏侯李勝曹若下議議魏胡胡志則當正始時又  
不在此三次之內蓋是諸人私自著論非胡胡議也博物志  
錄之武帝時詔偶未備耳傳於焉傳魏子在漢末已爲扶風  
太守則其議前在胡

魏紀傳注引華嶠請故曰飲少以高行著名云云  
世說曰華飲王胡俱乘船遊歷有一人欲依附飲艱難之際  
曰事倘竟何爲不可後魏建至王欲舍所乘人飲曰本所以  
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充託重可以急相救非逆遠極如和  
世以此定王王之優劣乘此與魏故所載即一事而得聞少  
異

飲稱病乞退

新文類聚卷四十六引齊書曰太尉華飲以疾依田千秋  
故事求賜上殿

王顯傳任魏時曰世字叔某云云

王顯傳任魏時曰世字叔某云云

御覽卷四百九十五引... 故舉人為... 所引此文蓋自所刪錄

將濟傳傳之民

顏氏家訓卷六有人訪... 何字也... 不知將氏自編支備作... 勳侍中高室...

通典高室... 功配天漢... 空樂利洪... 秦皇田曰...

略恐長... 聖蹟傳... 民利之

水任... 事征北... 相與水... 丁鴻... 烈問車...

連長岸... 十大海... 山水... 漢凡... 浮廣... 一十六... 渠口... 賈延...

太平... 喪去... 前有... 更生... 杜... 安帝...

元六年... 起家... 吾... 人三... 屬河... 張...



本傳不載此事年月通鑑繫之建安十四年攷吳曰繁欽征  
天山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奭征  
陳州水清擊舒劼於劉石等六乃海上將遺寇將軍張遼治  
兵何掎之賜又云陽天柱而南征故置于此

繁欽傳於山人也

昔州堂舍石又說尾曰漢主泰山郡有華山種漢志無之方  
內記要以為山人曹縣案三國志稱魏郡大山山人泰山是  
野長而黃亦有他泰山山始於魏後漢元有華山種自符末  
久兩復野目

行賊賊賊新機奇巧  
曰度情者耶耶王呼為別駕民有一以委之心世多其能任賢討

晉書王洋傳子時寇寇充斥在郡率勵兵士積討賊之州略清  
郡以化六行諸人恭之曰海濱之民實賴王洋郡因不空別  
駕之功案晉書時寇寇悉歸此傳則吹賊時是也事在黃初

六年劉知幾為建安中事非  
魏文帝登靈臺建安十七年春之西園登靈臺會命余兄弟

始學水世其相建以風而吹衣鳥飛鳴而進前申請羅以  
同管該城防之通川

六年帝東征還臨陳幸幸

文靈祠林靈廟植自試令曰

之心無足於左右深為東郡太守王瑒防輔史會稽蔡狂所

誣白獲罪聖親身輕於鴻毛而重於大山漢家命主天地

之仁建百寮之典義捨三千之爵反反長世居人切躬責

兩之施焉有母散及險在國推門道歸形影相守出入二黃

機等秋毛求似子端其猶然於每可言者及到難又為監寬

所舉亦以粉若十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務於郡科行

心足以於神明也昔為李廣武後石嗣郡子固其中心

斯下祀妻吳越山萬之崩國精誠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於

人乎今皇帝定之郭國曠然大赦降罪更始賦笑和樂以歡

孤預涕吾吹以似孤發賜光厚曾夢千金祖乘肉之則賜中

黃之府名馬充駁駝牛應路孫以何德而富斯惡孫以何功

以納斯口富而不吝至不賦者則周公其人也孫小人耳

深更以榮為感何者府孫簡身之尤出於細微服爾之豈一

細復爾也故欲猶再往兼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澤天德

心帝存地將以全陛下厚德孫犬馬之年此無能也若孫

固欲行報人之所難詩曰德如毛人爵如糞此之謂也長

為此合著于門坎法左右共觀志焉乘此文本集不載

帝帆後文報答

文館詞林故諫明帝帝東阿王論邊事詔曰覽省來書垂于

再三朕以不德風道受西聖皇恩考復見孫奔武宜皇后復

未遂欲首元元各不釋所獲貨致使坐而待旦懼備云程王  
侯神帝室朕深願焉何乃乘自同三監知吳歸來龜商海  
內廣焉為憂又慮憂河或非其人諸所開喻朕教聽之高謀  
以所慰期其大矣始實新編事表

子志編

惟其有封二下為公初思意曰詔君封臣息南高為高陽郡  
公志為程公

題王幹傳注魏略曰太康與國道令太子以此兄三張亡母  
五張失父以舅故也

陸士衡明魏武帝文曰持姬女而勸李約以示四子曰以累  
汝因節下與此文合則李約疑即幹之小名也而李善注引

魏志云太祖杜夫人生沛王約之魏志沛王林建安十六  
年封使僕本不名約且建安十六年已受封則曹公葬時

年非其幼異汝之音似亦未合魏略及也或記注引魏書封  
約為使僕誤與魏略同當以陸士衡之又正之使漢書汝

異疑林一名約是也  
王業傳陳國院編

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文上德曰成稱少有志才雖極建魏景  
帝世學數曰童子奇才明朗無雙

東平劉楨

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文士傳曰劉楨字公幹少以才學知名  
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書及詞賦散論百篇楨雖是關西

漢而答當其辭氣鋒利更有折石  
楨以不殺楨制劉覽書史

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文士傳曰劉楨性辯捷文帝嘗謂同好  
為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皆伏而楨獨半跪如故武帝性

人觀之見楨入宴余故之主君案楨大不恭應死械一等輪  
作那使應后武帝案楨主向方觀作者見楨故環坐正色磨

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處對曰日出自  
南山元履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下氏之珠屬之不加益

靡之不增文與案案受性自然願理在屬軒轅氣不得中  
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還宮赦楨復舊吏

注典論曰幹之夕獲備屈國屬楨賦筆張擘不能遺也  
御覽七百一十引徐幹離騷賦

穎川鄭躬注魏略曰海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頡籀篆許氏字  
楨

後魏書江式傳陳留國鄭道與澤博同時博古開茲特善倉  
頡許氏字楨八體六書精究理有名于世以其教諸弟子

又建三字石起于漢碑之西其又許功二禮視首校之韻文  
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注高作投也賦于徐言蔡之文帝以楨工  
筆賦說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其文曰古者諸侯開於天子之

事相朝禮以正班爵禮成賦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格其多  
既受受之節定揖拜之獻禮而弗備禮而弗備禮而弗備



古文苑載魏晉事一百餘條

凡所撰述數十篇好文章兼錄其所不著

魏徵被疾待歐文日新著述以百解故謂及人等皆多皆已失墜所性率經因而有誤合諸家神大兼書左右尚須稍點必兩道別及羅山下李仲增錄取版長時碑碑人鑿碑擊印上尊號及愛羅行表文非在許蔡日許蔡本碑元常書受賜衣表其下每戶必置其表其表曰：王僧虔入名錄曰：許蔡表及古又帶其表其表曰：王僧虔入名錄曰：許蔡表及古又帶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仙書行本河南清姑

劉與傅與丁儀共美則美傅子也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魏丁儀明離身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政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聽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始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殺為天刑以威風為用故先

更其春冬百人也再以古今改其詞或成太古之世民故舊

樓實樓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起廢以治或廢刑俾嗣夏后肉腐其味且詳刑所繁亦仍之由也之古之刑者禮亦自今所論禮經出禮記之前夫禮者不得西顧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傳也禮也禮也禮也夫不可未後之宜故自宜常今天先則者用其未也由古公未之商周維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家訓所云禮收叔不心之風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禮也故古者民少而古者未有禮爭民無禮無所思故未有君古後民多強暴弱于是有賢人治乎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遠取勞以身先之民履其

歸而樂之泉之得焉君為夫刑之記君也精其禮方民畏其無而不敢校得焉君也恐上古未其刑軍之謀設連亡之法懼飲我而勇力侵暴子己能刑則校不亂歸本之明矣且上古之時禮口非所謂君也上古禮實宜所以為君實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會物此先以禮也其禮定而後

劉與傅與丁儀共美則美傅子也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魏丁儀明離身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政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聽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始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殺為天刑以威風為用故先

歐大聖事之

史言行錄曰歐字文

傳四百九十六引宋書歐字文傳曰歐字文

歐代信學歐字文傳曰歐字文傳曰歐字文

之語曰表求白馬經文歐又五百一十引宋書歐字文

曰宋書表求白馬經文歐又五百一十引宋書歐字文

冠以依他氣

注文意錄曰歐字文傳曰歐字文

歐文類聚卷四十四引杜象船賦

又御覽五百八十一引杜象船賦序

傳歐傳起家拜美陽太守

補三國志曰水經注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於丑詔書

到河南郡縣自歐陽以東到建業兩郡以李勝為郡守

李勝為太守今歐陽傳為榮陽字亦在正始時水經注之

謂信也又歐陽傳太祖時遷榮陽郡尉河南郡太僕末已

別遷滎陽至正始三年乃升任郡耳沈志舊地理志等所以

為晉書始元年志舊地理志等所以

歐陽論才性同異錄實美高論之

晉書歐陽傳高論云宋竟四水論新試為言之屬放說

既屬裕以傳歐為長樂西本論方性同異也沈又詳錄會

傳錄下

歐陽傳制九品官人之法

與典文帝時歐陽傳以天祿州不盡人才乃五九

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善禮州郡之賢有與

為之區別人物定其高下又曰九品之制州郡縣俱置大小

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外郡及諸省修吏有能充才藝者

為之區別所對之人物定其高下等具有德行修治以升進之

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以七升六或以八升七或以九

升六或以七升八或以八升九或以九升十或以十升

中正錄第等職之授受謂之舉

謂之為司空

歐文類聚卷四十四引杜象船賦序

會帶歐賦謂曰司空今道明受命道明受命道明受命

司馬字義事自魏興三三公使母弟劉勳請忠王

高堂空歐陽傳云宋太傅胡廣與天子使若以中

廷奏王歐陽傳有父母之喪亦若也之弟諸世之

夫府

人民至少比歐陽之時不短一大

到昭注歐陽志曰魏武皇帝征天下文命使母人眾之

萬有一在景元四年魏國討民以九十四萬三千四百

十三日五百三十七萬一千八百九十一人又宋正始五年

楊威將軍朱照日所上表多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

民數不能多劉文符表永和五年所領戶五千餘萬汝南

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番鼎足不險二郡即有分據復險之  
民凶年假乘之難見可供役者一郡以二郡之八供三帝  
之用斯亦勤矣又通典云魏氏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  
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趙德博太通至制州以龜鎮章陵太守

章陵太守陶淵然在古口意隆茂未嘗升作節度使其嗣  
長傳州州八都江務漢官儀一萬泉陵趙德博通武宗後木  
守德運平制州後方自也

陳續傳狀初元年卷

通典司徒虞陵陳治木劉氏善下陳氏及其姦劉氏弟子姪  
防服以問王滿答曰昔家司徒夜母水仙賊其子無服甚失  
禮矣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日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  
生反重于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歸葬同姓大功  
婦他人也猶與夫放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西可以無服乎  
帝始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

裴濟傳注禮略曰為父杖討李情有加封明狀

裴濟字相世承表叔親太守裴遠曰若中從先武平陳蜀從  
以河東安邑裴濟之際從裴濟自裴濟州州刺史度遠將軍  
子裴子瓦光遠時裴濟子尚書裴濟將討李信石州月陽  
古下衣二千者裴濟家武帝紀注引裴濟起屬注作裴濟卒  
侯

似字文字異州制也

宰相世系表作子文為裴濟州刺史裴濟

裴林轉相士三侯共立孔子廟云云  
案後漢孔府或曰石卒史碑碑存於裴林處也王家錄裴大酒  
直與相史自祀孔廟及裴林稱出王家於春秋行禮以其禮  
是裴說孔子廟有官給棧費之例裴是時久廢不行矣

裴柔傳四年遷為廷尉

初覽七百六十三引廷尉決事曰廷尉高文憲上侯傳兩請  
民編牛地上投委為牛所食以牛柳折斷物故依律牛應  
奔市監乘越議斷既夜牛牛本無殺食其死一等

裴仲隱山陽平原平尚書奉太守

補三國志裴仲隱字德遠文翁分裴仲隱平裴郡行地里志  
志帝元康十年文翁平裴仲隱裴文立裴仲隱裴至西惠帝  
復裴也

裴聖隱傳社稷神位未定

通典魏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融議曰社稷及健切皆立  
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轉立新社云云此  
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社為羣姓下及上也皆宜  
社非自宜也今兼立二社一神二位同則俱公於社為重於  
社為重宜古餘一社以從祀與新社同祭法為可也  
若如裴仲隱當以王社不得為下王王為社立七祀諸侯  
自為立五祀若裴仲隱當立五祀何得論於諸侯而祭七祀乎  
知裴仲隱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諸于天取附于地



晉書王基傳曰繼以後漢山陰縣人王基傳字仲安高平  
自後金華晉曰三公堂上置天心可移其人實信和氣不敬  
以禮死之至是等朝祀也蓋不敬

舉善而教仲尼所美

汝異曰魏晉人引論語多子敏字斷句即韋輔傳注舉善而  
教以特人魏晉人舉善而教以特人魏晉人舉善而教以特人魏晉人  
臣聞廣惠之政舉善而教以特人魏晉人舉善而教以特人魏晉人  
自是進則廣惠舉善而教以特人魏晉人舉善而教以特人魏晉人  
或句安風俗通載汝南太守陳煥教下教云舉善以教則  
不能若勤勞漢時經訓句項曰既矣

王基傳入瑣邪界遊學

王基曰後漢書郡康成傳門人東萊王基傳基傳文于康  
元二年七十二則寓生丁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  
年庚辰卒其時基僅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後漢書游效異  
曰基始地常中節而說王基始地常中節而說王基始地常中節而說  
淑節學非假受業者也汪中送學備遺亦曰後漢書游效異  
感持教養與王基其術遊列基下門人不若魏志但云入瑣  
邪界遊學為得實

郡高中書侍郎

晉書王基傳志實初高中書侍郎又領中書侍郎及行中書  
中書侍郎胡身之曰夫此房後已改通事郎仍中書侍郎矣  
泗州刺史加攝揚州刺史南上程碑吳房後改此書軍

正嗣降虜千口賈賈國內疾

王基傳傳命遷州州刺史傳武將軍又遷使持節都鎮南  
承鎮南將軍新交兵克敵獲偽物百萬計賜賈國內疾

是歲是書

王基傳傳七十一歲元二至四月卒母喪

母即徐偉大將軍中州軍討之

西門弼兵傳田師徐偉大將軍希自由征之與家其故曰  
何先表曰昔與徐偉大將軍希自由征之與家其故曰  
情自昔建始州州志望無限人款勇而勤對人大軍出其不  
意江龍之卒亂而不能因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天之長  
也帝稱著

魏晉傳法葛氏由是得舉出

御覽四百五十七引王基與徐偉大將軍希自由征之與家其故曰  
曰明白覽陶家人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歸最晚後久矣焉  
為一且離新以至於歸而不反乎不得而誤疑其放心  
注康松字叔茂陳國人也妻中書侍郎王基

寶康漢書賦注曰叔茂於魏中書令大司農案松事又見齊

王基紀嘉寧五年注

傳曾論葛氏安贊才曰同異

世說文序葛氏白然因水命於孫其狀惟疑公一見思惟中  
既元其其難不致出丁戶外恐極便同是也注引魏志  
曰合命才性剛異傳于世四本皆言才性曰才性異才性合



本性雖也尚得時論回由書令李豐論異傳即鍾書論合  
毛勛校府下厥論

杜受傳又嘗行與先顯等

三國志游談曰李頌嘗作左史見繁欽與魏文帝康之通李  
善以向住引靈碑並與康合為又云編與顏回高由善行親  
之靈碑此字本作如當是投來傳錄者易高難而作類者又  
類之類也

自左延年等樂妙下音咸新聲其好古在正其及廣

晉書樂志曰杜夔傳作雜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嘯虞三曰  
代價四曰立丁古於新及古和中古記午改過臨皮後續  
又上一曲與自存身也上音古音古音古音古音古音古音全

不以易初正古入谷人皆不覺受后行帶東廂雜樂常作舞  
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林蔭沐武帝神勇真

古鹿鳴第二曰葛羅詩又帝明延年所改續皮舞第三  
曰洋洋篇不明帝用延年所改 又丁帝清四口復用鹿  
鳴鹿鳴之聲重而西除古也

晉書西戎傳西北大風疾疾風大上停日

晉書西戎傳西北大風疾疾風大上停日

晉書西戎傳西北大風疾疾風大上停日

晉書西戎傳西北大風疾疾風大上停日

對以備及益州後論

華陽國志馬相連等殺劉史倫倫從事史孫宋元範後  
在該鎮與從事董觀張順同行擢故車痛說與馬相連不可  
謂款曰使料已死何用生為獨死之恥焉之會恩與相以  
他等

唐書馬相連司馬

洪迅曰劉唐在蜀創置費司馬助義發全校引劉表子劉  
亦置級民校尉費資讀後捐命半意各置官屬

先主相繼承昭遺意徐壽等先至劉璋處斬之

通鑑攷異曰漢後良貞有同破軍衛于時未死也

建安十六年注吳書曰備前見張飛提見法正

通鑑攷異曰劉璋劉璋傳本官先見張飛提見法正

十五年元孫劉璋

攷異曰上文已有備將軍黃權不應重見攷揚州司馬費注

先主為漢中王用奉陵顧恭為太常南陽王柱為光祿勳說

自王其為少府此傳三人連名必是王柱非黃權也其權傳

亦無除元孫劉璋

計曰使權除略不遺遺武是以本字亦依

後入劉璋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張融名士

後入劉璋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張融名士

後入劉璋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張融名士

後入劉璋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張融名士

後入劉璋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張融名士

所陳失馬被創之危也。後魏孫資於六月未合在荆州對  
孫權父子不能明其計。孫權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帶人欲前走來。孫權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所望。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若合高祖。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下。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多見。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以自。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去。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成。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下。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取。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不。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能得不失以爲然。皆從。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華陽國志。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下。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守。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合。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主。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海。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家。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五。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內。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孫資曰：「此乃孫權之子也。孫權子也。」



赫陽國志 赫陽城魏上庸三郡太守

萬機傳注 魏曰往昔赫陽守心而文皇帝崩

宋考天文志 一漢三國史正統安守心之文疑是八太微

李儉傳 身則既以于建

案建在太州郡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復勸改此名今故

亦聞事不宜乎善建也馬忠傳建是應錄太守正暴失與

此同

張府傳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

攷吳曰兩漢晉宋諸志益州郡無安定縣以赫陽國地攷之

蓋宋上縣也安上縣屬越嶲志亦不無是縣傳下文稱郡

有舊置灼純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與牛經道更由安上

既險且遠即此地也

郭少傅十一年培陽國人殺郡別反叛之軍軍征討即其渠

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 延熙十三年涪陵大姓徐巨反車騎將軍鄧芝討

平之乃移其衆徐簡謂危五千家然則為備射官分屬易

督將韓蒲名為助郡軍

宗預傳 咸平年西大將軍

並陽國志 作征北大將軍

楊敷傳 原注鄧孔山名方為安遠將軍麻郡督任南昌縣

攷吳曰南昌縣不見于兩漢志華陽國志朱提郡有南昌縣

故郡治有鄧安遠於此縣蓋上所謂安遠者南州郡志南

壽陽本名南昌大縣元年更名壽陽 案壽陽未遷陽縣五有

南昌又有南郡時人所言宮不或宋志未可信也

汝城廣傳台嶺城許昌起于句章自稱明皇與其子嗣

后勳諸臨

後漢書 帝紀許昌作許生郡作昭事書下故曰天文志

及漢書傳作許生百道縣故作昭宮從帝本紀

以昭司昭名地勇

胡三省曰百官志 昭有丞長史而無司馬是時以昭起置

昭為以主兵也

漢書 昭與昭事

胡三省曰昭事之官始見于此紀佑曰漢昭帝時陶津

州刺史曹司空東 昭將軍張昭軍事時張堅亦為昭軍曹時

軍府乃置為官員

乃以昭為長沙太守

和夏卷六十九引吳越地志曰吳嘗置昭有沙派武昭

昭更赴許縣人機之會于沙上父老曰此沙積而後君後

為長沙太守 昭與昭名孫洲

周朝郭石亦神徒取起于零桂

後漢書 帝紀中平四年冬陵人魏鶴自稱平天將軍寇桂

昭長沙太守 昭與昭名

昭曰武烈皇帝注吳錄曰昭昭曰昭昭

宋書志三昭惟不立七昭以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通源之應也

十二年四月有南島街臨風東館西寅時始風常來極極相  
相的以祭

許五行志中述馬陸靈一歲後治海等公一子將見好相子  
始開然不信加之以驗其神之甚著也明年太子和於海上  
空而死水陸方德陸諸事卒是其應也東館與靈之所為  
東館又云是子

十三年八月月陽日災及故鄉靈國山崩湯水

許五行志上續靈帝二十一年卒不于走無何上崩父堅一  
願常在長沙而前能國靈米初學長安官却成又不許水  
年雖一而郊而升郊遂無聞焉其甚三嗣亦不見其反更羅  
湯狀錄以家廟助天或若日權制靈靈不歸則廢祭說故示  
此謂誠其感格也

太元元年

蘇方如影卷九十九引吳郡曰方湖是為湖 萬靈神座前  
或謂神靈說改靈之名乃改其為太元

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平地水深八尺吳出使於始斯夜祭  
東南門東也

晉五行志上樓時信納斷離離身動重子和信或斷不得  
其終與漢文帝雖重免禍靈殿太子同事且且亦島中無生  
不用兵百姓怨怨八年秋將軍馬及等又開道

冬十一月大赦宿盜而還

宋禮志一棟神始都武昌及建寧不立祠也元末年太元元

年十一月於南郊其地今休陵臺南十餘里中是也 又

禮志三何承天曰靈靈建德地大南郊亦有祠曰也元末  
雖一而郊而遂無其外之禮環氏吳紀禮靈靈殿又說天之  
靈道上文空對靈等現始靈如此說則靈志年所無靈配天

也

劉主傳曰自出於天吳武昌靈門改作法門又吳陸陵

晉五行志上門名號命所出殿者驗說之所是陸諸葛亮所  
設而於後殿肆神始建德靈殿而後古終對武昌為民尊號所  
始天或稱曰宜驗其真靈之首著信果後靈神人始祀政手

神神殿也或曰神神殿禮武以以以本初宮諸靈也  
即靈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文也

五國元年夏大水

晉五行志上京師自四年乃立壇廟又修吳世不 謂之  
說不修祭父之靈昭祀之數有門亮及休咤又並殿 以不  
祇靈神此靈靈廟不祭祀之謂也又是時初始有神效驗神  
之顯乎

太平三年春一月甲寅大雨雹中乙卯雪大寒

晉五行志上天或曰以為君失時既臣將起先定靈而後  
若陰見開陽起而陽起逆氣之編野成也亦不惜身身險此  
與春秋魯昭同

永安元年注靈傳記曰靈字叔聖之稱氏

御覽卷四百四十四引裴陽舊縣記稱羊術勤街當任以女配之則裴妻乃羊氏也曰氏豈再娶邪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此

晉五行志上符錄作浦里地均費無報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怨怒感也休又得行收布退後神等或入賊之應也

六年五月父仇昭史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詢

晉書陶璜傳亦作顯而華隱因志作孫詢

冬十月癸未雋石顯小賊火燒西南百八十里

晉五行志上是時安人舉布勇擅國勢多行無禮而羣賊感冲擊斥不用兼遠感感等為內史竟陽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時也

建衡二年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

晉五行志上時時劍合流堪葬葬法度勞臣名士譴斥甚衆魏宮萬餘女媧數行其中陸寵假皇后號較者又多矣故有火災

三年是歲犯歲破交趾

晉書陶璜傳史曰反元為亂璜討焉為城南將軍大將軍璜為持節太守即能擊賊十分水竭賊退保合浦也其一將璜擊討焉曰若白表討賊而後一帥其意安在焉曰下官不得行意請事不相聞敢以敢耳璜怒欲引軍攻城收以賊白兵

裴望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乃為之以璜隨交州為前部

晉書從海通出子不意稍至交趾元距之璜將將戰璜既敗船內有伏兵列擊璜子其後兵趨板元傷璜璜道之伏兵果出殺璜道之大極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係數千匹遺扶璜助梁奇奇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悍時時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為再與象又使象乘璜船擊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帥於此必自有去志乃就殺之璜璜遂陷交趾

鳳皇三年會稽妖言安衆當為天子

通鑑敘吳曰孫奮傳孫奮二年左夫人王氏卒民得流言遂謀奮及五子奮若以孫衛一年死不寤至鳳皇三年會稽方有此言三十國晉春秋自給納張步女至是奮皆在天爵元年

年

天爵元年又于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一寸餘刻上上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

金石錄云天爵元年斯神其前云上天帝言又云帝曰大矣一萬方又云天較神識又天爵元年七月己酉朔又云天鑑廣多不解解者十二字嗚呼其言可謂欽矣

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遺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因山明季改元大赦以施石文

薛國山神曰勝受靈圖五龍侍白神說神人相授金符石玉符者四日月地祇老人星見指九十有五帝璜氣黃城紫蓋覆宮闕飄香斗牛蒼犬十有九龍鳳鳴龍吟國寶靈世





廣州自建安二年南齊宋齊陳太王士業表言伏見十  
二州皆備曰州而全納為交州刺史何下之不可乎名書天

之下可稱十二州者則不可在十三州也據魏二并津交州  
後加以九郡形勢漸集此後咸商通與中州方始齊

同曰津地也書所事以商以商建寧八年六月八日  
曰為二并津地也書所事以商以商建寧八年六月八日

惟津已為交州教則八年六月八日曰惟津已為交州  
也宋齊此聖史即也惟津為刺史其末古州也

吳主權步大德後魏割置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一代之經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色于物甘其人或終日不食  
其文類聚卷四引鄧德明南齊紀曰自晉有處此州為治中

少守仙術名能醫治每夕觀書虛懸家曉聞遠州醫九宮至

一見略略醫道既列內外左右數不醫其時上書及之州新

記作廣州書其板名之蓋其能將交州在建安十六年其

則交州子皆高後因高雷之請分交州置廣州交州始置

廣州治番禺焉則也漢時之廣州置於一偏也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惟津子漢魏吳之異表則有交州刺史也然宋齊時

黃蓋傳注漢書曰敵南陽太守黃子康之後也

讀書記曰風俗通魏用黃子康氣飲馬祖投燬于水次則  
公遷之祖自始川從寄改也

丁奉傳太元二年八月之西來吳者皆持政府使奉出擊  
曼歸國本為虎也

十七史劄記曰魏文帝問人臣之門則善觀事也何云

後使不歸問乎 有云汝魏天下自有將軍諸葛雖博古吞來  
開魏人凡十二字然後成閉之云云此取去故不可解又羅

陸機傳已論其引吳志曰西來故同而黃所引子奉為先登  
之下即云紫其方毅有功吳使史者何謂及無傳故于丁奉

傳中帶敘紫其事其係為誤也子二字又或為為應連以  
紫其為地名來士氏機宋本及又逸字補十二字是矣至以

屯于二字為衍文故據魏書紫其則本無屯紫其亦作是也  
解紫水起肥水注於肥水東注紫其水紫其東還紫其小

南又注之叔吳謝且人謂為橋樑之手也紫其水也  
東注肥水謂之紫其水口也肥水紫其水口也

之傳稱紫其水紫其水口也肥水紫其水口也  
大將紫其丁奉紫其紫其水口也肥水紫其水口也

故也紫其水之口也紫其水口也肥水紫其水口也  
故也紫其水之口也紫其水口也肥水紫其水口也

故也紫其水之口也紫其水口也肥水紫其水口也  
故也紫其水之口也紫其水口也肥水紫其水口也

魏書東院官者曾職名與東都錄涉通據下文注引  
稽典錄朱育之言曰漢元鼎五年除東越以其地為治而立

東都都尉劉覽卷一百七十引郡國志曰此  
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府及官以內每官者其下其東

而持治安知此時不仍治此不出漢東越之意安心是治  
除故地至來於官則南都尉府治非東都尉府治也說

注臣先考故曰南九行款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引會稽典錄曰虞啟字又嘉慶守節

樸高麗魏有樞為東阿王東河允有二三碑銘多非實樞皆  
毀除之以款碑不虛獨全西家又虞啟作又輸承地啟又

及又補樞樞弟樞就學好古愛御南能詩和  
自注者考之句意雖難求之也再及治其家中

樞是親之為自日朝警海內聞名於外  
海經 西七十八及四百八十一

治之人家皆朱姓世傳其材未  
人家富有子不肖材樞授不孝子之

而石版及好於負土版墳  
能為以結語似自警實教得象

寸太中大山陰陳以融化藍石明  
相和者事相和足地份自陽子字

百五十七引會稽典錄曰陳意曰

臨海地自設重見之何伯去後書其第一丈地地益物  
伯位之意注似道所侵又御一丈太守周府君為其德道  
石於即其間或曰表里又四百十九引典錄曰陳書何遜  
亦年八十餘餉了葛其仁義欲求寄命思避出家財以供  
箱願得以博得輪船皆免其奴令守諸墓財物付與庫內列  
食飯不人殲者以恒中制限三日由是名法稱上國家  
又四百七十四引典錄曰陳書山陰人宗正卿何遜門侍郎  
遜雖置行遜可謂保節孝廉皇帝特以公事徵時已年  
七十每朝請上常待以加傳之禮又九百三十五引南齊書  
傳遜曰會稽陳暹少時子郭外水邊捕魚人有魚取之者暹  
見暹之草中送以及暹之盜無不受自是無復盜其免

見暹之草中送以及暹之盜無不受自是無復盜其免

快書卷上虞本英一五死案

論壽世為曰會稽孟章父英為郡吏會稽郡府機杖非事  
必重覆收英引罪自子卒化將死重後復為郡功曹從役攻  
賊兵卒北敗為賊所射身代將卒死不去又御覽四百二  
十一引會稽典錄曰孟英字公房上虞人為郡吏史王潘生  
單末應死太守下賊殺潘為太守問稱死罪潘書下州檢潘英  
出定才書潘英名並事潘英辭色不覺太守不謂潘英  
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稱潘英印以封文書下賊殺英非太守  
攻也潘英年及而官潘英不食而死又後漢書潘英傳潘  
英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英伏怨英其

注上海句欲變虛功南史外陸地

御覽六百四十九引會稽典錄曰梁宏句章人也太守并獎

召宏一舉是時地丁英謀反宏說天下伏守其宮與在散中

故志起以宏與門下據時應等傳考御覽卷七百七

引又宏故事古兒後漢書陸績傳

注常例以主簿任九

效異曰字書無卿字英節之流傳其後切此碑一三字或百

其體反本小字英注誤入正文又誤合其及二字也

注近春太守上虞陳靈隱身實行志極高其亮之信而極極

下建興中陳靈自海陵還建康欲以求其志高隱於海天下所

聞故恒又建之尺廟之壽比竟三高

初學記人鄭五引會稽水會稽北贊傳曰董子文選兄度海仙

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前嚼不可辨別葉傳登天宮后

十日即歸陳靈必書其國傳夜血以四骨上屬時欲血

然皆流去又都賀傳西二十一引會稽先賢傳曰郡守蕭府

乃？或與古佐會變卑陳靈妻道潘于水樂因潘死後

後山其尸又水經縣江水柱曰施國樓樓地有潘國陳靈

知行高靈往城不見領機序南海人交與陳去道高靈靈

白博學柱而去

注此宋有房續禮文

一作觀王非是

注蘇士望虛集卷公壽自號代



天下始創引德民以孫堪出為漢家入與朝政宜博采周諮  
依舊情用將相名官瑞卿太子於是以賢贊供業增輝日月  
百為光大也蓋於此法年月不可改其權權為陛下期在權  
柄皆統後始附于此 存必敢高便傳支讓字恭明一名趙  
本月支人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仰仗其多所給習通學異  
書過六國語其為人細長儀貌多白而兩黃時人為之語  
曰支郎腹中黃形黑細細是御虛儀狀來氣道地于吳孫權  
問其才德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典章職諸人共  
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

孫和傳係枝葉表姪

宋古樂志一阿陳天曰世或傳吳朝無樂典與孫權建父慶  
朝陳唯云備位費後不鳥則無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  
云今之神鼓孫氏以為宗廟登哥也史臣案陸機撰神鼓  
鼓在潮雲烈水 德不容虛設此言又舉昭孫休世上鼓吹  
鼓等十二曲表曰前符樂官善哥者習新然則吳朝非無樂  
官善舞者乃能以哥樂鼓絲管聲容止以神妙為廟樂而已  
千案章昭所例十二曲夏樂志同

賈齊傳齊建兵難安立都尉府

宋志引吳錄曰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  
是也南郡安是也太平賈子記廣州是安縣條下曰身六  
子建安初分東莞之地理立此邑即以守戍焉古縣府南  
部都尉又曰政府城在縣東南三百里既漢時會稽南部都

財理此餘詳康所撰後漢書注補

呂岱傳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孫博之  
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

御貨一百七十二引南越志曰高涼不合浦海也吳史又  
六年佛敎徒傳步騭于高涼城投水死博與其子  
高涼呂岱為刺史博傳請降制以博為高涼都尉于建寧郡  
焉蓋傳言吳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也蓋博死于建安  
十六年而魏博降于建安二十五年是博始遷都末書州郡  
志歸之漢建安二十三年非後漢志注亦作二十五年 葬  
字記嶺南道交州條下曰鎮博之降多送金銀贖其罪  
是時桂陽嶺賊王金合聚于南海界上首以高涼博又諸侯  
討之生縛金

賈子記交州條下曰時桂陽嶺賊中領賊賈易為州城謝水  
諸城賊王金黃諸梅伊梅當陳尤等蜂起陸涼州都博請  
討之告曰今將軍曹征智賜討尤蓮生獲金等物之  
陳允傳交州九真夷賊攻沒城邑

御覽卷三百七十一引劉歆交州記曰越嶲片九日由安  
縣女子也乳其數尺不嫁入山聚靈遠逐攻際常若小婦  
展數道靈張能與少男通則史實備陳允平之  
胡綜博子仲淵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書令  
御覽卷二百二十引孫安性列吳事曰胡冲意性溫厚心欲  
成時有刀筆才聞于孫為中令雖不能匡匡亦自守不

荷求容顯

趙遠傳注吳錄曰吳錄字休明廣陵江華人幼工書

王僧虔能書人名錄曰吳人吳敏能草書世稱沈著

吳書評曰吳敏能如歐陽通吳人捨碑書取述傳注曰

敏能傳中吳廣州刺史張懷瓘書曰右軍隸書以一形而

取相萬字自別休明書草離相視而一萬字尚同各造其極

注薛行張子道陳梁兩能書

子道張超字也范書本傳曰著于草書妙絕時人陳煥南無

致書斷作良輔  
注書不與影變

游於古非品疎不與之迹殆莫獲傳祝國之內一體而已觀

其風於名處成或或及遠歷代名畫記更亦為中不與之南

翁見赤龍出水上寫歌詠味遊庭府至末朝陸探微見畫

款其妙因取不與就置水上度時澇水成膏累日當常

濟島格傳格之才捷皆此類也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三引劉氏小說曰

劉氏名孫權有

巡行武昌過孫曰在後好共稱尊太子太子有益謀君厚

齊如其無私必有重引孫臨財給並未能對諸葛倍曰今太

子精微特達比齊妻來太子娶之妾必聞一知十豈為

無以遂過且為君叔何以乞之郭伯對曰實如陛下開臨

但此子何甘于我主開于天命則不知臣從容濟黎之朝

或如天下之君也權度則修君何如步勝答曰臣不知之又

問何如朱從赤曰不知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知之權曰

君不知此三人而尊勝叔者何格曰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是以勝也

據多傳字承先油孫新人也

御覽七百五十七引畫承先別傳曰昔山越民反所逼殺

承先之里往中庭顯見筆翰尚著于壁曰承先筆迹取之

仍為取洗沈著井中而去承先復還於雲得之

實建德出為吳郡太守

世說曰魯太傅作吳郡不出門吳中諸侯執鞭之乃驅於

門不台高舉不能時實開故出行至門反顧筆筆足之曰不

可唯亂矣兒于皇至者屯即校校諸戰陸陸仲以兵及某逐

亡悉以事言上若若甚懼陸仲為江陵郡於故下請移

然後得釋

宿松羅忠實初校

發陽蔡芳初

香島初

三國志續注卷

香島初